

策展陳述

展覽“仙境奇遇”以出版於1865年維多利亞時期的奇幻文學小說《愛麗絲夢遊仙境》作骨幹，建構出一個有關香港脫離殖民時期二十年的集體故事。這二十年來，她被掉進兔子洞，對前途不明感到困惑並需學習重新自我定位。對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的現實的認知崩解後，她藉著仙境裡的童話故事重新理解自身的處境。

外來因素為她帶來生理變化 — 失控的身體變大變小，甚至被自己的眼淚淹沒。儘管迷茫，面對紅心皇后的政權時她呈現了勇敢的一面，甚至挑戰她武斷的審判。突然，她醒來了，一切是夢還是真實？難道這就是「愛麗斯症後群」？

展覽抽取了《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中的不同元素或情節，分為八個章節，由八位香港藝術家以不同媒介和手法的創作演繹各章節的涵意。展覽的八個章節包括“白手套”（黎卓華）、“兔子洞”（林東鵬）、“醉生夢死”（何兆南）、“我在世上是誰”（莊偉）、“淚水之塘”（梁志和）、“愛麗斯的旅程”（張韻雯）、“紅玫瑰白玫瑰”（周俊輝）和“圖書 — 無言的告別”（白雙全）。

第一章：白手套 (White Glove)

展覽以黎卓華的繪畫作開首，並以她的錄像作結。《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穿戴白手套的兔子先生，顛覆了人類作為最高等物種並凌駕於其他動物的架構，這種身份的互換藉著象徵審慎、專業及權威的白手套更深刻地得以形象化。黎氏以一貫淡色調、低反差的繪畫風格，繪畫了一隻穿戴著白手套、在揮動的手。被白手套遮蔽的手變成了一隻沒有溫度的手。手的動作意向不明 — 揮手、拒絕還是道別？通過白手套的意涵，黎氏反思殖民主義的虛偽本質及政治的不確定性。同時，暗地裡揶揄港人對英殖時期經美化的回憶。

第二章：兔子洞 (The Rabbit Hole)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中，愛麗斯隨著兔子先生墮進了深不見底的兔子洞而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兔子洞」包含了困局和出口的寓意，而林東鵬的作品對洞的涵意有其個人演繹。林東鵬重新演繹10年前留學英國期間創作的自畫像《Folding》。作品看似一幅能摺疊的屏封，自畫像雙手懸空，看似抱著一團空氣，裹藏在打開了的屏封中。10年後，林氏重新演繹此作品並命名為《Re-Folding》。自畫像上卻鑽了一個個的洞，10年前無以名狀的空虛感演化成沒底的空洞。而另一件創作於2014年「佔領活動」後的名為《沉世繪（六）》的作品，在優美的山水境致中，人們失重地墮落四方。

第三章：醉生夢死 (Drink Me)

何兆南名為《醉生夢死》的裝置作品，包括了由藝術家親手釀製的啤酒、一張分裂後再重合的木枱，及燈光效果組成。作品隱喻人對過去與回憶持有的不同態度。在《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中，愛麗斯把一瓶標籤著「把我喝掉」的藥液喝下而迅間變成了小矮人。何氏則以啤酒作媒介，他釀製的酒有甘苦兩種味道，通過喝酒、分享、互動，介入觀眾的參與，從而營造群組的氣氛與經驗。除此之外，藝術家更特製了一個盛載啤酒的相機鏡頭過濾鏡，透過攝影捕捉“酒後”的風景。

第四章：我在世上是誰 (Who in the World am I)

莊偉在畫布上繪畫了的句子“Is The World Your Friend?”以回應《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愛麗斯的自我提問“Who in the World am I?”。作品源自莊氏一次在外地被街上的陌生人無故襲擊的經歷，令他反思自身在社會和世界的定位。莊氏的兩組錄像作品《Falling Exercise》及《Help! Help? Help.》紀錄了跌倒及緩助的集體演出。透過跌

倒及站起的過程、拯救與被救的對立角色扮演，以探討自我／集體意識的構成，及社會標準的釐定。而最新的裝置作品《香港·香港》(Hong Kong and Hong Kong)，在中國國歌的哼聲中，香港區旗被摺疊上並「冰封」在水晶體裡。凝固「50年不變」之後會是如何的光境？

第五章：淚水之塘 (Pool of Tears)

梁志和名為《Untitled (Grey Water 2014)》及《Untitled (Gold Water 2014)》的攝影系列是藝術家對《愛麗絲夢遊仙境》書中的“Pool of Tears”的詮釋。故事中的愛麗斯在巨大的海洋中浮游著，卻不知道海洋是她身體突然變小前落下的眼淚。梁氏通過攝影記錄了維多利亞港在不同季節、不同時段的變幻無常的色彩，保存了肉眼看不見卻飽含在水中的、有關時間和記憶的印證。另一參展作品《拂曉》(Before Sunrise)是一組共6張的照片，記錄了一次回應藝術家小野洋子作品《Morning Peace》的即場表演，伴隨著即場演奏的音樂是Richard Strauss在預視自己生命終結前的一年填寫的歌曲《Im Abendrot (At Sunset)》，藝術家與在場觀眾共同見證了日出的晨曦。

第六章：愛麗斯的旅程 (Alice's Adventure)

曾經在夢中經歷過一次“愛麗絲夢遊仙境”而創作出《Down the Rabbit Hole Taxi》的張韻雯，再度飾演愛麗斯的角色，從2017.6.30至2017.7.2即香港回歸二十週年的前一天至之後一天，三天內共72小時，蒙著雙眼每小時跟隨著一個參與者，到不同的地點追溯參與者關於社會或自身的回憶，通過每個個體的回憶拼湊出集體回憶的大畫面。

第七章：紅玫瑰白玫瑰 (White Rose Red)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書中，紅心皇后的士兵在白玫瑰上塗上紅色油彩，將白玫瑰偽裝成紅玫瑰以掩飾自己所犯的錯誤。周俊輝的最新裝置作品由2047支香港特區區旗組成，經手工處理後的旗幟比喻在紅心皇后的極權統治下，事物必然的變色和失真。另外，周氏一系列取材於本地新聞的畫作，描繪出過去20年來歷屆香港特首在不同場合發表演說時具時代標誌性的畫面，及發人深思的語句。

第八章：圖書 — 無言的告別

《愛麗絲夢遊仙境》出版以來一直被歸類為兒童文學，與此同時，書中飽含的多重意涵亦常被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是性別學進行解讀，因此亦被視為一部諷刺社會時弊的文學作品。書籍的分類與審查無形中反映社會機制及政治架構的操作。白雙全的參展作品《成人圖書館系列：LXB》延續於白氏在2008年在美國紐約作駐留時所創作的圖書館系列。藝術家以圖書館把作者的出生及死亡年份在搜索系統中列出，比喻為一種對作者的追念。白氏以此作品追念剛去世的作者，同時反思「禁書」的介定，及中港兩地的無形邊界。

8位參展藝術家通過概念化的創作從奇幻與寫實交錯的建構出發，反思自身與集體、權力與自由、真實與虛構、過去與未來的共存而對立的關係。正如《大英百科全書·兒童文學》對《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書的評價：「它並不企圖改造什麼，它所有的只是歡樂。」